



来自中国沈阳的邢曦予说新加坡启发了她的艺术梦想。



澳洲新秀乐手梅卓康认为古典乐在亚洲有新路可走。(Ng Yu-Ying提供)



菲律宾女孩安德烈娅来新15年，视新加坡为第二个家。

梦开始的地方

访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外来表演者

王一鸣 / 报道 龙国雄 / 摄影

正在举行的“新加坡国际艺术节2015”(SIFA 2015)，不仅委制多部重头戏本地作品，推广本地艺术家和本地艺术，更在这些作品中启用许多新移民和居留本地的外来艺术家、表演者。

邢曦予： 像水一样流进人群中属于我的空间

来自中国沈阳，目前在南洋艺术学院中文戏剧系读大三的东北女孩邢曦予(23岁)，因老师在报章上看到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原创华语音乐剧《风画南洋》招考演员，得到老师鼓励，前去投考，经过才艺展示和面试后，获选进入剧组，演出要角之一上海大小姐“悦洪”。

演出上月初结束，邢曦予说读到一些正面剧评，她对自己在剧中的演出觉得较为满意，认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自己个性南辕北辙的角色。

“‘悦洪’，二战前诞生在上海的富贵人家，任性、刁蛮，又有小心机，会使用一些话术，在乎人际交往和情感追求，对艺术却不是极为特别，这些特质与我自己大相径庭。”邢曦予说，“我是大大咧咧有话直说的豪爽性格，可以说是典型的东北人，尽管我作为女性，能理解‘悦洪’的心思，但我要说的话，还真做不出来。”

做自己从没做过的事情，转换为迥然不同的性格，邢曦予说这是演员的一种职责，演员不应太过追求自己和角色的相似性，把太多的“自己”带入角色中，就谈不上戏刚塑造了。于是，她从上海腔、身段、眉眼方面训练自己，连与合演对手的男演员在私下里都以剧中角色相称，努力进入角色。

邢曦予很有感触的是刚踏入新加坡时，发觉很多人是一个“群体”，自己却被疏离在外。“这种感受并不是很伤心，而是很好奇，很想进入那个群体，去看看，去听听，去问问。比如喜欢看别人三五成群一起吃饭时，谈笑风生你来我往，磁场非常合，但我要是突然过去说了一句什么话，气氛顿时凝结……后来，我就慢慢地慢慢地，把自己身上坚硬的突兀的部分磨掉了，像水一样能流进人群中属于我的空间，变得开朗、开心多了。”

中文戏剧系不仅有新加坡人、印度尼西亚人，还有和她一样来自中国不同省份和地区的中国人。她笑说：“只能说食物是打开沟通的一个手段，在班上，不论哪个同学带来了自己家乡的奇特食物，我常忍不住跟同学说‘能给我尝一尝吗’？我的好奇心很重，也不吝分享，自己带点好吃的，也会招呼同学们尝尝。话题往往是从食物打开的，进而引申至风俗、地域和文化。”

邢曦予说在演艺三年，打开了艺术眼界，让她从原本毫无艺术学习经验、单纯爱唱爱跳的女孩，笃定了对演员生涯的追求，这是她梦开始的地方。“更好笑的是，我是在新加坡‘正音’，改掉一口东北腔、平翘舌不分的普通话，练就了字正腔圆的标准普通话，我怎么能说一口东北腔上话剧舞台呢？”

邢曦予不仅参与如《风画南洋》等舞台剧，还经常参加印度舞演出，平时频繁看本地中文戏剧，最近看的是《雨季》。“学中文戏剧是一定要学中文戏剧的，不然理论和现实无法接轨。不能说学校教育象牙塔，但看戏也是一种学习，让我把握业界动向，也从专业戏剧人身上找亮点，启发出一些新想法。”对《新兵正传》等英文剧的涉猎，更让她感知到本地的戏剧表演，是中英聚合、雅俗共赏的。

登上艺术节舞台的非新加坡籍演员此次将近70人，显示新加坡国际艺术节的国际性，也展示本地艺术界对新移民和外来艺术人才的拥抱与相融。

本期《新汇点》专访已经或即将在艺术节上演出的三

梅卓康： 带着新眼光看古典乐

将于本月19日国际艺术节登场的音乐会“星空余辉”上，由陈国平、陈国安、黄毓颖与洪泽民组成的本地资深乐团“唐四重奏”(T'ang Quartet)，将与本地年轻乐手合作，演奏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Playful Pizzicato”、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的弦乐十重奏“Prelude and Scherzo”，带领听众领略“现代古典乐”的美好。

受唐四重奏邀请的年轻乐手中，有杨秀桃音乐学院的几名年轻乐手，包括来自澳大利亚的梅卓康(Christopher Mui)和来自乌克兰的Orest Smozh等人。

听Singlish有点困难
22岁的大提琴手梅卓康2005年从香港移居澳洲，师从名家Uzi Wiesler，并在不少国际音乐赛事上夺冠或得名。



邢曦予(右)在《风画南洋》中演出要角之一。(Kevin Lee提供)

还是有一点难度。“腔调其实是语言的装饰，是一种美好的东西，我适应Singlish的方式，是自己也去学着说。”

舞台上严谨、沉稳演奏的梅卓康，在学院中是一个幽默外向的年轻人，因学院中同学来自世界各地，除Singlish之外，他几乎任何外国口音都学一点。“我还在同学们面前上演小模仿秀，把各种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家被逗得开心，同学们也知道我毫无恶意。很普遍的情况是跟外国同学交流时，带有一点点他们的口音，他们更能感受到我的友善。在新加坡，我的中文也跟着进步不少。”

梅卓康说和自己相处时，还是偏静偏内向的，兴趣和时下一般年轻人无异，喜欢打电动、健身、美食，“Mee goreng和一些辣味本地食物是我的最爱。”当然，不脱音乐人个性，他对古典音乐有兴趣，常看芭蕾舞演出，他说：“芭蕾舞和古典音乐相似之处是极美也极有控制，但芭蕾舞及舞蹈、音乐、表演等艺术形式，是美的集中展示，我每次观赏芭蕾舞时，心里都用演奏的方式将独舞、双人舞、群舞也表演了一遍。”

梅卓康对古典乐并不保持守旧态度，他尽可能地尝试让古典乐“流行化”，他注意到本地年轻乐手也有这样的趋势。“比起欧洲的悠久历史，古典乐在亚洲还是新的，正因为这种新，我们亚洲音乐人带着新眼光、新思维，能走出新天地。”

位年轻外来新秀——来自中国的邢曦予，来自菲律宾的安德烈娅，来自澳大利亚的梅卓康，他们分享各自在新加坡的从艺经历和本地生活对他们艺术人生的启发，也展望新加坡的艺术前景。

安德烈娅： 新加坡——比原乡更熟悉的地方

相对于邢曦予在戏剧舞台上扮演别人，菲律宾女孩安德烈娅(Andrea Singco)则在王景生的跨界演出“The Incredible Adventures of Border Crossers”(暂译：《国界跨越者的奇异冒险》)中还原自己。

《国界跨越者的奇异冒险》已于今年3月底，在巴黎的“新加坡文化艺术节在法国”上演过，本月17日至19日将在国际艺术节上做新加坡首演，而且是在丹戎巴葛火车站进行特定场域演出。这部长达6小时的演出，融合了戏剧、时尚、舞蹈、音乐、影像、装置艺术和多媒体元素，本地多名新移民参演，讲述自己跨越国界的移民经历。

“我们站在舞台上时，演的是自己，说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童年歌曲，回忆往事，也企盼未来。”她说。

由外婆带大

安德烈娅说在和王景生见面时，向他讲述了关于离开家乡菲律宾、来到新加坡的经历，以及当时在菲律宾的幼年回忆。令王景生相当惊讶的一段，是安德烈娅外婆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

安德烈娅小时候和外婆生活在农村，因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来到新加坡打拼养家，安德烈娅由外婆“隔代教养”一手带大。外婆告诉给安德烈娅一件事：除了安德烈娅的妈妈之外，外婆还曾有过一个女儿，但那个女儿在3岁时，被蛇咬伤过世。外婆经常想起那个夭折的女儿，却不会特别悲痛，谈起她的时候仿佛她还没有去世，外婆常说：“没关系，等我也死了，我就会去见她，和她好好在一起，我不难过，有生之年我们都要好好过。”

“我不认为外婆是迷信的，她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也寄望于来生。”安德烈娅说，“这种观点对我影响很大，外婆教我不要执迷于此刻的艰难，不要想不开，生命是一个轮回的过程，苦难和幸福也是相抵的。”安德烈娅在演出中，演着自己，也化身成外婆，演了一段，向外婆致敬。“我外婆依然健在，身体不错，每年圣诞节时我都回菲律宾去看望她。”

7岁来新加坡

安德烈娅7岁时来到新加坡，和母亲同住，从南艺英文戏剧系毕业后，目前从事戏剧和主持工作。22岁的她说新加坡虽然是她的“寄养家庭”，这里却是她比原乡更熟悉的一个地方。她惯用英文，简单的中文也可以。“和本地朋友在一起时，我也说Singlish，哈哈。”

安德烈娅说只是在刚来新加坡的时候体会过一点文化冲击，“手机、双层巴士、冷气机等生活科技，我在菲律宾时没有体验过，不知道新加坡的生活竟然如此便利。”

曾在“新加坡仲夏夜空”等艺术活动上表演，安德烈娅说近年来新加坡的艺术盛事越办越多，政府对文化艺术愈加关注，她愿成为充满勃勃生机的图景中一抹色彩。



安德烈娅在王景生新作中讲述自己的移民故事。(Douglas Varchol提供)